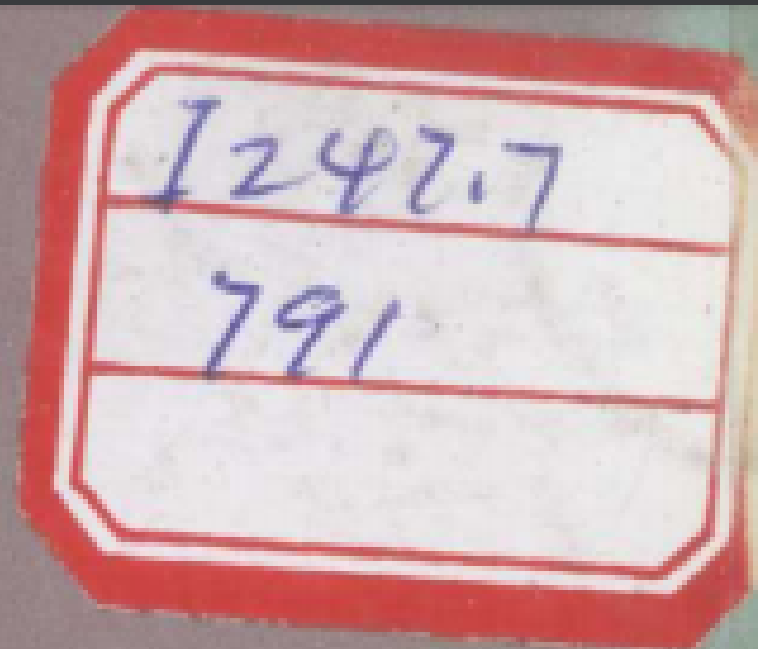


● 邹长铭

驿 道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池丛书

裸山风景线

有人敲门

驿 道

白鹇之舞

红土高原的回声

野 寨

边地文学启示录

酸月亮甜月亮

序

滇池，以及滇池之滨这片广袤的沃土，古往今来，曾使多少英雄豪杰为之心醉！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庄蹻就率大军来此。秦汉时代，秦始皇梦寐不忘这盛产银铜的宝地，汉武帝则经常引领遥望，竟看到彩云南现于滇池洱海之间！于是，从那时起，长江流域文化在红土高原播下了种子；逐渐形成了既有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又别具一格、瑰丽多姿的滇文化。

云南实在是得天独厚。这里不仅是有色金属的、植物的、动物的王国，而且，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源远流长的26个民族，拥有渊深富厚、精睿神奇，令人叹为观止的民族文化。太阳历，二进位制，阴阳五行世界观等竟都源出于此！以铜鼓文明为代表的滇池青铜文化，更使人不能不敬佩。云南民间文学也质量超卓：纳西族和白族的《创

世纪》、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阿诗玛》、苗族的《古歌》以及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等等，其艺术质量足以雄视寰宇，并不比《奥德赛》、《伊里亚特》逊色。

云南的书面文学在历朝历代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唐宋时期，南诏一些文人的作品被收入《全唐诗》，大理国出现了白文诗“山花体”，明清时代，云南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诗人文士，如杨慎、兰茂、孙髯、钱澧、师范等。他们写出了一批佳作。惜乎始终未能形成实力强、影响大的作家群。每思及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共和国诞生，盛世来临，云南文学终于崛起！五十年代，李广田、李乔、王松、刘澍德、公刘、白桦、苏策、彭荆风、杨苏、季康、公浦等诗人作家，列成闾闾阵势，响着隆隆足音，推出一批吹拂着壮美英雄的滇池山风、回荡着神奇妙曼的民族情趣的传世力作，令中国文坛不能不刮目相看。

度过了说不完道不尽的六十、七十年代，一些老作家壮志犹存，宝刀未老，不时有佳作问世，一群新秀也先后颖脱而出。但一个地区文学的兴盛，一种有特色的文学流派的挺立，是需要有成群的在文学观念、审美追求上相近的作家以成批的作品作声势浩大的集团冲锋的。

从七十年代之末开始，一大批生活积累丰厚、文学功底扎实而又泥土味十足的文学新人在滇池畔的沃土上默默笔耕，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大多起步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当令之时，对人生对社会有自己的思索。嗣后，中国文坛潮头竞涌、旗号杂陈、流派纷出。一段时期，为社会、为人生、为群众的创作道路被嗤之以鼻，认为不合时

宜，陈腐落后。但是，我们这一批土作家在短期的困惑之后，感到自己终究是红土高原的儿女，多姿多采的边疆、历史积存丰厚的26个民族，就象安泰的大地母亲那样，是自己血脉所系、灵感之源。表现26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心理，展示他们的新生活、新追求、新意向，是自己的职责；继承并发扬光大滇文化，是自己的使命。这一批作家的风格、笔调和创作手法尽管千姿百态，但都辉耀着直面人生、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光彩，而且，滇味逐渐浓重，红土高原格调逐渐分明。这就是“滇池丛书”得以形成的基础。

改革的时代，正酝酿并行将爆出气度恢宏的大作家和扛鼎传世的大作品。滇池之滨这一群辛勤的笔耕者志向高远，视野宏阔。在共同的追寻中，也许，下一世纪之初，新的老舍、茅盾、巴金，将从滇池之滨颖露？

当然，要攀登珠穆朗玛，必须有个锻炼体魄、精研技巧，选择线路的过程，必须有坚强的群体。滇池之滨，应该有一个目标明确、群策群力、优势互补的作家群落。春城的出版家们高瞻远瞩，与市文联一起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滇池丛书”愿和兄弟丛书一起，成为攀登文学珠峰的练功场和向峰顶冲击的营地。

热切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扶持、友人们的支持和读者们的帮助。

李必雨

1991.6.

目 录

序 李必雨(1)

金沙小镇传奇(二题)..... (1)

 墨宝 (1)

 水鬼 (10)

金沙江·河滩地(二题)..... (19)

 河滩地 (19)

 寄望 (30)

唢呐余韵 (43)

蒿蓬轶事 (65)

“画苑”传奇 (83)

痼疾 (107)

野寨(二题)..... (120)

 老屋 (120)

 承包事 (127)

驿道 (135)

后记 (190)

滇 池
丛 书

金沙小镇传奇

墨 宝

临江镇最热闹的吊桥边，原由供销社开着一家饭店。九月头，饭店垮杆了。镇西的钱福看上这块风水宝地，甩手掏出八千，买下了三开间的铺面。翻修、粉刷，眼瞅着一幢新崭崭的楼房神抖抖地立起来了。钱福已经放出话来：翻年坎就择吉开张。

钱福原在县招待所掌灶。敲钟上班，盖章拿钱，倒也省心。无奈婆娘领着一窝崽子刨土疙瘩，他每月那五十多块养不住老少七口人。后来政策松动，钱福辞职回到临江镇，领着婆娘儿女开了个饮食店。钱福手艺好，心眼活。走进他店里，鸡鸭鱼肉、白菜豆腐、米线卷粉、包子馒头样样齐备。三朋四友聚会要操漂亮的，拖儿带崽赶街图填

肚皮的，钱多钱少，都能在他店里得个饱足。由是，钱福的名声顺风百里，生意越做越兴旺。小本经纪，活水长流。渐渐地，一家人吃穿二字上不消说，那腰窝油也厚实起来了。

现时，占了桥边的地皮修起了楼房，择吉开张的口风也放出去了。钱福却为着一桩心事，搞得毛焦焦的，不得个安稳。

这天，中心小学的刘校长来串门。钱福虽是经商，偏喜和教行里的打堆。忙上灶掌勺，煎炸蒸炒，端出几样精致的菜肴，提过一瓶“醉明月”。传杯换盏之际，把心事向刘校长坦露了。刘校长没听他讲完，已先有三分惊奇，定定看着他，暗想：相处日久，竟没看出这钱福有如此的见识，如此的肚才。待得钱福讲完，刘校长背剪双手，在当地踱了几个来回，才如此这般的授了钱福一条妙计。钱福一听，喜不自胜，立马备办了七方八肘，糖茶果酒诸般礼品，请刘校长开具了礼单，恭而敬之，虔心诚意的去拜访临江一杰——吴老先生。

吴老先生讳泽厚，祖籍临江镇。乃祖早年外出投军，护法讨袁之时，一刀一枪也搏了个不小的前程。民国中兴，沾祖宗荫庇，童稚之年的吴泽厚跟着父母到县城读书。这吴泽厚也怪，既没有承继祖业习武，也没有跟着吟风弄月的父辈学文，偏恋上了不文不武，亦文亦武的医道。头悬梁、锥刺股自不待说，未到而立之年，吴泽厚不但医术精到，就是诗词歌赋，棋琴书画之类，也冠绝一时。解放后，政府也看重，在县里医院当了主任。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五七年被一阵狂风吹落了冠盖。“文

革”开始，又被遣送回原籍监督改造。时下，虽早已落实政策，儿孙又都在县城做事，吴老先生眷恋临江镇的山水灵秀，民风纯朴，说什么也不愿离开。领一份退休金，效靖节先生所为，过着采菊东篱的悠然日子。

转出镇街，沿江岸走一段，看得见吴老先生的居所了。一堂草房，环绕半圈翠竹。依临金沙江的崖岸上，是一排垂柳。深冬时节，看不出那绿烟凝碧的妙处，依然不失虬枝盘屈，老到沉毅的神韵。柴门半开，三五丈见方一个庭院，摆几盆金菊玉桂，珠兰文竹。此时，老先生正斜倚在躺椅上看书。钱福也算见过些世面的，仍不免忐忑忐忑，心虚怯场。远远站着，又把那言语应对的礼数复习几遍，才理理衣衫，笑着上前施礼。“吴老先生，您，好精神呀！”

“是钱福。坐，坐吧。”

钱福在一旁的石凳上卸下背着的礼品。掏出《红山茶》巴巴结结递过去。“老先生，请抽烟。”

“多谢多谢。没这福气，你知道的。”说着，端起紫砂陶茶壶，抿一口，又问：“听说，你把桥边的房子买下了？”

“十月间的事。现时都翻修完工了。”

“不问世事，也就不知道。早几天才听说。”老先生微微一笑。

“不瞒老先生，原来我那铺面堂口太窄，有几个客人都怠慢了，逼着在吊桥边从新立个铺面。”

“唔，象个干事业的样子。有气派。”吴老先生连连点头。

钱福看吴老先生高兴，正是说话的时候。上前一步，

又退回来。为啥？吴老先生半躺在椅子上，钱福怎敢居高临下和他说话？只好诚惶诚恐地蹲下，仰起头和老先生说话：“房子是完工了，用具也备办齐了。今天来，有件事要求老先生……。”

“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求您赏个名号。”

“呵！”吴老先生眯缝着眼，看定了钱福。“钱福呀，我吴某一生坎坷，你不怕沾了晦气？”

钱福不敢抬头。“借重老先生的人品学问，道德名声。求您好歹赏个名号。”

“啧啧，亏你看得起我。”吴老先生抚髯喜笑，沉吟片刻，说：“这饮食买卖一道，常有借助山川地理而享盛名。临江镇因金沙江而得名，你在临江镇上营生，何不就用‘金江酒馆’四字？应景、上口，又顺遂了财源兴盛不竭之意。如何？”

“多谢吴老先生。”钱福单膝点地，双手抱拳，行了大礼。吴老先生欠身去扶，钱福不起来。“还有一事求老先生成全。”

“说吧。”

“还请老先生大笔一挥，赏‘金江酒馆’四字。”

“哈哈，得陇望蜀，人皆如是。”本心话，吴老先生得钱福恁地尊崇，也受活得很。不过，贸然应承又不免失于浅薄。“不是驳你的面子，我那几个字不归体，上不了台面。”

钱福思忖，是该表示的时候了。掏出礼单，双手呈上。“不成敬意，请先生笑纳。”

好半天，礼单还在手里，忍不住抬眼望去。不望不打紧，这一望，暗叫一声“不妙”……。但见吴老先生双目闭合，鼻息迫促，三绺苍髯竟自簌簌抖动，满面端肃凛然之气。钱福心里发毛，正欲趋前照料，老先生开口了：“你去吧！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此后，也别上我的门了。”

“礼轻情重，容当后报。老先生别嫌弃。”

吴老先生起身进屋，“哐当”关了堂屋门。

钱福愣一阵，想想，言谈应对中没有冲撞吴老先生之处。乡里有句俗话：财大气粗。钱福不是这种人，可也从不在人前低鄙下贱地讨生活，就是蹲檐坎卖凉粉那阵，胸中也自有三分豪气。今天，遭如此冷落轻慢，想头可就多，由不得垂泪、叹息！

“热脸巴贴冷屁股，何犯益。”婆娘抱怨，“不要他那几个狗脚迹，照样做生意。”

“你懂个球！”钱福脑门上火星子溅。婆婆客眼窝子浅，哪能体谅他的胸怀志气。

“我不懂，我是不懂！我又没有一千八百的揣着，三江四码头的讨见识，我能懂？”婆娘的话是冲他来的，钱福不吭声。

婆娘心软，看男人愁得眉毛都拧得下水，不忍再说了。递过一杯茶，划火柴点燃，轻言细语地劝：“不是我充行，你也有点懵懂。平素看戏文没见？但凡秀才举人，都有股要脸不要命的酸气。你大白青天，明锣响鼓的送去，他能要？不怕落人褒贬？”

有道理。钱福默着。过细想想吴老先生的为人，断不是那种装腔作势，吃人羞人的龟孙。——这些年，烟酒打

点、钱财通融这类事情，经过见过亲手料理过的不是一件两件。察言观色，揆情度理，老先生都不是那号人。无计奈何，钱福只得又去找刘校长讨教。

钱福把拜访吴老先生的情形：如何应对，吴老先生起始如何夸他“有气派”，如何赏名，后来又如何突然变脸讲了个八九不离十。刘校长捉摸半天，又出了个主意。钱福一听，有点玄。再一想，忍不住拍案叫好。于是，刘校长捉刀，以钱福名义给吴老先生写了一封信。

吴老先生台鉴：

钱福虽市井小民，却也粗知礼仪。拜求墨宝，理当孝敬润笔。固知非老先生所愿，敬重斯文，秉承古规，钱福不能不为。老先生清风朗月，声名播于四邻，节操闻于乡里，钱福高山仰止，岂有不知？然则老先生日前所为，置钱福于不仁不义、无规无矩之地。智者千虑，终有一失，能不体恤钱福向善之心？“金江酒馆”既已蒙老先生赐名，也必得老先生手书方择吉开业。乞

示

钱福顿首

按刘校长的指点，钱福玩个狗解手，把信从邮电所挂号寄出。说也怪，信一寄出，虽吉凶未卜，郁闷、壅闭的胸臆，无形中宽松，安适了许多。

这一天，逢街子。钱福正在灶上忙碌，婆娘颤精精拢来，悄悄说：“吴先生来了。”

“哦……。”钱福放下手中活计，撩起围腰揩净手，急匆匆往外迎。临出门又躊躇了：那信定是收到了的，今日来，是赏脸还是问罪？偏着头往外瞧，吴老先生后面还跟

着刘校长，更觉满腹狐疑。横下心来想想，管你来的是谁，为着何事；进门是客，一样待承要是过份巴结，吴老先生忌讳，我钱福也委屈。主意打定，稳稳重重上前，“吴老先生，刘校长，二位请坐。”

那两位谦让着入座，钱福一旁问：“请点什么？”

刘校长请吴老先生点菜，吴老先生无所谓地笑笑：“乘兴而来，自然是客随主便。”

得这句话，钱福又问：“喜欢什么酒？”

“醉明月。吴老您看如何？”刘校长说，还朝钱福意味深长地笑笑。

“好！醉明月。”吴老先生拍板。“李太白有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们是相对又相亲，是吧？啍啍啍……”

刘校长忙陪上一串笑。

钱福亮开嗓门报堂口：“红濡鱼、怪味鸡、软炸腰片、芙蓉肉丝各一盘，醉明月一瓶。”躬腰，陪笑，道一声“请稍候”，走了。

掌勺、上盘、端菜、倒酒。眨眼间，钱福把两位贵客安顿得周周到到。

“钱大师，你生意好兴旺。”刘校长找话说。

“嘿嘿，沾政策的光，也靠乡亲们捧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看，还靠你钱福手艺好。”吴老先生不是客套，实打实夸他。

钱福象喝了两杯茅台，立时三焦通泰，四体舒畅。吴老先生夸他，明显显没把他看扁。平常，一个街子送往迎来不下二百人，说好说坏都有，咋说咋听，不关事。可吴

老先生非同常人，金口玉牙，哼一声也有讲究，何况夸他。会没有缘故？心里这样想，那模样大约更受看了。“两位慢请，慢请！”

回进厨房，一不操刀二不上灶，乐滋滋坐着出神。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吴老先生喊算账，兴冲冲走出去，待点着盘子，小九九一扒拉，又有几分不自然。吴老先生吃的是当家菜，用料讲究，做工精细，价钱也就不一般。四盘菜一瓶酒，不多不少十二块整。钱福有数，这两位名声好听，钱文上有限得很。少算几文？细想又不合情理。做生意，居心要正：明码实价，老幼无欺，贫富一律。进一层，要是吴老先生看出自己卖人情，堂堂正正训导几句，脸往哪里摆？心定了，一流二水结账：“红濡鱼三块五，怪味鸡二块七，软炸腰片一块八，芙蓉肉丝一块六，醉明月二块四。”

“没算错吧？”吴老先生问。

“咋会错呢？不会。”

吴老先生付了款，走出大门的当口，回身拱手，笑眯眯说了声：“恭喜发财！”

钱福送出门外，跟着走了一截，正要告别转身，吴老先生开口了。“钱福——”

“吴老先生。”

“你不是要几个字吗？明天来拿吧！”

“多谢吴老先生……”钱福鼻子酸溜溜的，想哭。

回进店堂，开口脆生生喊出两个字：“桂花！”——这是老伴的大名几十年没这么亲热的呼唤过了，猛可出口，钱福不觉得麻筋，老伴臊得手脚没个放处。“儿大女成人的，

疯了。”

“那事成了。”

“疯摆柳！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吴老先生答应了。”

“呵！”老板娘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钱福倒背双手，当街一站，黄腔走板的哼起了戏文：
“诸葛亮，上法坛，东风渐起……。”

耳边，又听见那金沙江的涛声，“哗——哗——”好欢势，好动听。

水 鬼

奔五十的人了，腰不佝背不驼，牛高马大一条汉子。头上碗口大一个疤，亮光光不长一根毛。脸庞上，从右眼角横过鼻梁直到左边腮部，也是一道疤痕——冲浪跑滩的跌扑中落下的纪念。临江镇上的男女都叫他“水鬼”，倒把那正正经经的名号丢失了。

“水鬼？哈哈，老子是水鬼。”他不生气，倒象很得意。咧嘴大笑，脸上那疤痕就簌簌搐动，扯得眉眼都挪了位置。不受看，却也使原本平庸、呆滞、冷漠得如同崖块的面孔多了几分生动的气韵。豪气？鬼气？谁说得清。

入五月，连着几天雨，“端阳水”下来了。好凶哟！满漕的洪水象开了锅，滚沸着，腾跃着，掀起五六尺高的浪头，发出震天撼地的嘶吼，活生生要把这临江镇，这镇上的丁壮男女一口吞掉。渡口原有几家摆渡的，让这阵仗吓了，系缆收船，回窝里搂着婆娘消受这难得的安闲日子。只有水鬼，领着独根独苗的儿子，还在血口獠牙的恶浪中挣命。

“二龙，今天有多少？”

“七十八块四。”儿子把一叠大大小小的票子递到他面前。

“明天逢场，人多，凑个整数。”

“爹，要不，歇两天？”

“歇两天？”吊角眼楞着。“一年碰得上几个火烧天？”

“水太凶。”儿子呐呐地说。

“你怕？有老子保驾呢。”看着儿子那畏畏缩缩的样子就日火。“二十几的汉子，没点火性。枉自长根鸡巴在世上混。”

……江面上是一层迷迷蒙蒙的水雾。

临江镇对面，隔河相望是四川省凉山的普吉。乡脚宽，乡场大，一四七赶场，劊猪阉鸡、补锅修桶的手艺人，贩鸡蛋卖凉粉的小商贩，山耗子一样的从四面八方涌来，在买进卖出，修修补补的营生中赚几文银钱。这不，渡口边早有人等着了。

水鬼蹲在河岸上的一个崖凹里。早晨，顺河而来的风“嗖嗖”吹着，贴在皮肉上依然有些凉。亏得婆娘装了一葫芦蔗皮酒。仰脖子灌一大口，辣刮刮的不受吞，丝丝缕缕还有股怪味。“杂种！又掺假。这年头的人，屁眼心都是黑的。”愤愤地骂，照样对着葫芦嘴吞。渐渐，心窝子热乎起来。还是婆娘巴实——恹恹地想。有点悔，该依婆娘的话。

“二龙他爹，该歇了。”

“噢。”背贴着墙站起，头昏沉沉地。“这大曲，是凶。”

“老几十岁的人了，也没有个饱足。”婆娘抱怨着，走拢来扶他。

伸手揽住婆娘，身子一歪靠在她肩上。醉眼里看去，婆娘还是刚过门那模样：红头花色，水灵灵一根葱。心头“呼”地燃起一股邪火，双臂紧紧地箍住婆娘。